

父亲的石板路

□王崇地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8

2021年9月24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
□编辑:林海

五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,87岁的父亲走了,照他生前遗愿我们将他埋在了老家石板路附近的小坡上。父亲留下了两万多字的手稿,字迹歪歪斜斜,时现错别字,显然是忍着病痛写下的。五年后再次捧读手稿倍感亲切,那些发自内心的思虑、留恋、苦闷与挣扎扑面而来。父亲为何要留下这些文字不得而知,但绝不仅仅为了回忆。

“石板路”一词在手稿里出现的次数最多,虽与命理无关,却与他缘分非浅。父亲比新中国年长二十岁,生活在动荡与困苦中的父亲犹如泡在苦水里的秧苗,有着生不如死的成长经历,但父亲以苦为命,面对贫穷、饥饿、灾祸和生死见怪不怪。

手稿以时为序,娓娓道来,读书、挑力、迎红军……与石板路有关的故事跃然纸上。手稿间夹着感叹,令人身临其境、亦梦亦真,却也不乏有“东墙西补”的“乱码”现象,足显故事的真实性。读罢良久,陡然想起,这不正是长辈们口中常摆的龙门阵吗?

石板路,又称“大路”,也许是与乡间小道相比较而得名,它的规格档次是这个地方经济繁荣的标志。石板路可追溯到农耕时代,是人们为摆脱泥泞困扰想出来的“洋办法”,在南方地区较为普遍,凝聚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。改革开放以来,硬化了的乡村公路让石板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曾经的繁华喧嚣静静地躺在历史的记忆里。

1940年,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,十四岁的父亲拾起一个碗底,怀揣半截毛笔,身着单衣单裤,沿家门前的那条石板路向15华里外的考场走去。这时,读过私塾和国文的父亲已停学三年,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参考,却不料考得全乡第一名,获得了两刀纸、两支毛笔和两筒墨的昂贵奖品后,他暗自发誓:一定要读出个名堂来。每天朝发夕归,神采飞扬,欢快的脚步伴随肚子咕噜的响声,穿梭在梦想与现实的石板路上,那是他最快乐的少年时光。第二学期因家里缺乏劳动力,父亲只好辍学,承担起家务农活重担,便忍痛与石板路作别。

1942年一个盛夏的凌晨,十六岁的父亲光着膀子,脚穿草鞋,背挎箩架,跟爷爷去80华里外的碗厂沟。碗厂沟,顾名思义,产碗的山沟。他挑着四副大碗和小碗,好不惬意行进在络绎不绝的队伍里。可快到麻柳时就走不动了,两肩肿得像馒头,脚上打起汤圆大的血泡,走一步歪一下嘴……爷爷见他要死不活的样子,心疼地说:“你跑起来嘛,等脚和肩膀麻木了就不痛了。”当他得知离磐石还有一百里路时,“哇——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他们在磐石、罗江二场上将碗全卖了出去,心生从未有过的成就感。从此,父亲对石板路有了新的认识,他说:“那条路简直不是人走的。”深夜时分,他俩带着疲惫回家,可爷爷刚跨进家门就一头栽倒在地,一病不起。父亲十六岁的天塌了,石板路成了独一无二的“单选题”。

1946年,二十岁的父亲已是一家之主,犁田耕地、栽秧拔谷,样样能干样样干,家虽一贫如洗,可生活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就在这时,爷爷病逝,全家人手足无措一筹莫展。经过一番借钱租粮、东拼西凑的折腾,一个多月后才将爷爷入土为安。那年秋天,见家里穷得叮当响,要债的人纷至沓来,有人还扛着拌桶到我家田里拔谷抵债,一家老小悲愤交加欲哭无泪。无奈之下,父亲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——闯万县。“闯万县,鬼门关;一去一回三十天。”这是当时流传的一句口头禅,父亲回忆说:“把人都逼到鬼门关了,没啥子可怕的了。”那年冬天,他挑着百来十斤清油去300余华里外的万县,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石板路上,翻葛马梁、过双河口、走牌立垭、翻鹰嘴岩……天天极限运动,夜夜喊爹叫娘。到达万县码头后,父亲吃完两个“冒二筒”(白干饭)后一头钻进窝棚美美地睡了两天两夜。回程时,父亲挑着与身体同等重量的盐巴,日行三四十里,宿桥亭子、歇双河口,到达葫芦乡时体力严重透支,于是请人挑了保命的一程。这趟力资剩下两斤盐巴钱。

1949年秋,达县即将解放,石板路上时常上演前逃后追的“战斗片”,二十岁的父亲加入给解放军送水和食品的行列。一天傍晚,躲在草丛中的父亲看见一个身着军装的人从垭口跑过来,就立即递上水和红苕。不一会又来了两位穿军装的人,他又递上水和红苕,这两人问道:“你看见有人跑过去吗?”父亲笑着回答:“有。”来人严肃地说:“你不怕死呀,那是国民党逃兵。”父亲被惊得目瞪口呆,然后拍着脑袋说:“早晚得,老子一扁挑砍翻他。”父亲生前,一直对此事深以为憾,耿耿于怀。



胖钟

□姜波

总有那么一个人,在不经意间,能把你深埋在骨子里的种子破壳发芽。

胖钟就是我生命历程中的这样一个人。2008年步入大学校园时,有同学呼他为钟帅。今年打堆时,说九五后呼他钟大爷了,他自嘲岁月真是把杀猪刀,刀刀把“猪”杀。也有学生呼他为哥儿,他倒是挺乐意,抖着满脸肥肉,眯着眼,咧着嘴“诶诶”应着。我想,要是学生呼他为钟小伙,他还能扭着屁股和他们一起追女神。

说胖钟,不得不浅叙我的文学梦。对于文学,我骨子里就有一种偏爱。小时读《红楼梦》,好多字不认识,简单——认半边,读圈圈。薛宝钗读成草宝钗,秦可卿读成秦可圈。

虽然读不懂,我打心里还是佩服曹雪芹,梦想着我要是能写一本书就好了。

偏爱归偏爱,天赋却少了一些,模板式作文实在禁锢了我的思维。多渴望有个文学高手指导我一下,往后的日子,等啊等,唤啊唤,盼啊盼!大学里终于实现了!

第一堂课与写作老师胖钟相识,真是糟糕极了!男的,和我一样圆滚滚,浅平头,油腻腻,脑背的肉啊,硬是挤出了两道圈。百度一搜他资料,倒真是深深惊艳到了我,真是了不得,善写小说,早年日写万字,著作等身,散文、小说、评论无一不精,天上地下,古今中外,无一不晓。我窃喜,算是遇到良师了。

胖钟每次上写作课,都会提前到教室,打开课件等我们,铃声响过,就声如洪钟。

“写文章,你们不能把读者当傻子,不能写得太直白,读者又不傻,你把读者当傻子,你也就是大傻子了。”

“写美女,不能用她美得很这样的语言,贾平凹说你写成美女回家想外衣一抖,落满了一地眼珠。这样更能体现她的美,也给了读者想象空间。”

“王熙凤,这段写了她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火辣性格,更能激发读者对此人的探索欲望。”

“多方面刻画、描写、画面感、动感、说人话,不要装腔作势——不要说假话、废话、空话、大话、套话。”

“把陌生的细节放在你熟悉的人群里,关注人物的命运和遭际,特别是在剧变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。”

“人物塑造要符合特定年代,特定身份。特别是人物语言,要口语化、个性化,符合人物的年龄、经历、身份、文化教养等特点,要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而变化。上世纪70年代,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婆哪能说出为稻梁谋这些词语?”

这些写作绝招让我耳目一新,胖钟也时常鼓励我们写作。可惜我人笨加手懒,毕业了也没有学到他三分本领。

毕业了我乡间工作和胖钟鲜有机会见面,偶尔用微信聊上几句,他嘱我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工作,也鼓励我继续写作。我倒也写过一些,文字依然摆脱不了浓厚学生腔,也沉溺玩乐,便搁笔了。

今年四月,我俩终于打堆在一起。胖钟聊工作、聊同学,哪位同学在哪里工作,哪年结的婚,哪位同学写作课爱坐哪里,如数家珍。

“波儿,你还年轻,也是语文老师,你还是要写文章才行。”美酒微醺,胖钟轻拍我肩。

“哎,老师,你晓得的,我写得孬,没兴趣了。”我直摇头。

“怕啥子嘛,十年前我教你,现在我还继续教你,回去了多看多写,我给你改,也相信你。”胖钟目光坚毅,重重捶了一下我背脊梁。

我这人啊,做事有点公鸡拉屎——头半截干。回去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,微信发给他修改。

“老师,呕心之作,如何?”

“写得还可以,我给你修改下推荐给媒体。”

等啊等,掰着指头等,找着报纸等,一点音信也没有。现在回头看来,那文字确实稚嫩。鬼才晓得他究竟有没有推给编辑,多半是不想吹灭我那微弱的梦想火苗罢了。

正当我迷茫无措又想放弃时,胖钟发来了李娟的散文——《外婆的早饭》,让我细细感悟品味。文字简约,情节流畅,我似有所悟,情感如火山喷薄而出,速速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处女作。

初稿发给胖钟时,他正在广元开会,回了一个字:好。后来胖钟说,他趁着休息时扫了我的初稿,心中一惊,也是一喜,觉得我有灵性。会一结束,就急急回宾馆打开电脑为我修改,那电脑启动缓慢,加上痛风发作,搞得他龇牙咧嘴汗水直流。

文章快速见报,我捧着报纸读了又读,那墨香是嗅了又嗅。骨子里的那粒文学种子已然发芽。

“写人的散文就是这么简单,融入感情,不需要华丽辞藻。继续努力。”胖钟打来电话。

“老师,首先得感谢您,未来写作道路还得依靠您。”

“没事,只要我还没挂在墙上,你们觉得我还行,我风雨无阻陪你们成长。”胖钟语气干脆果断。

此后请胖钟帮忙修改稿子成了家常便饭,管它质量好不好,管他忙不忙,一骨碌儿发过去就是。胖钟加工初稿的时间,一般不会超过半天。

大小事情让胖钟繁忙不堪,但在传道授业、培育文学新人这条路上,他真是无私、无怨、无悔,殚精竭虑地想培养出一批批文学新秀。

如今我写作水平提升,真心离不开胖钟。至于感谢嘛,应该就是两杯酒的事。